

运,群策群力,从汉语实际出发,借鉴西方理论而不只在名词术语上做文章。这一番见识对于汉语词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谓入木之分!作者正是在这一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他将汉语词义的引申区分为理性引申、形比引申和礼俗引申。其中理性引申包括因果的引申,如“习”由鸟屡次拍着翅膀飞翔引申为反复练习、通晓;时空的引申,如“往往”由空间(《史记》:“旦日率中往往语”)引申为时间;反正的引申,如“藐”由“广”义引申为“小”义;虚实的引申,如“益”由水满、增加引申为“更加”。形比引申,例如“本”由树根义引申为事物的基础、发源和决定因素。礼俗引申,例如“祭”由残杀引申为祭祀,“虞”由化装舞引申为娱乐。这些引申规律的揭示,对于训诂释义的准确性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诗经》中“王欲玉女”,前人阮元“因声求义”,认为“玉”是“畜养”的“畜”。然而“玉”指“圆润而有光泽的美石”。从礼俗引申来看,文中的“玉”应指“当作玉一样地宝爱”。

在西方人探究语言的历史长河中,对于语言的

功能和价值的肯定曾经历了三重转换,即语言的隐喻功能和神话学价值,语言的逻各斯功能和形而上学价值,语言的修辞论论辩功能和语用学价值。然而中国语言学从它脱胎于经学母体的第一天起就认定了语言的阐释功能和释义学价值。源远流长的训诂学成为人类语言学史中最为宏富深邃的动脉。我国现代语言学从本世纪初以来就关注训诂学传统的现代化,然而在乾嘉学派的巨大历史光焰下难以自省与自拔,以致除却言必称“段王之学”,就惟有拾西人词汇学之牙慧。近年来一批新的训诂学论著面世令人耳目一新,其共同特征是在训诂学传统现代化的努力中,具备了一种从容而有选择、平静而不急功近利的文化心态。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训诂学在长期的理论反思与理论准备之后,开始呈现出的一种健康的运动形态。《训诂学导论》的出现,预示着东方古老的训诂学传统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获得较为充分的当代意义,以前所未有的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我们衷心期待着。

(《训诂学导论》,许威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一版)

张冠李戴的川扇

——读《瓶》记失之二

《金瓶梅词话》第54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内有一段写自来创与常时节下棋赌东道。常时节压的是扇子,自来创赌的是汉巾,孰料《词话》中后来搞错了物主,将常时节的扇子误认作是自来创的。

这把扇子原是常时节带来的,自来创提议下棋,常时节开初已说过“我方走了热剩剩的,正待打开衣带搦搦扇子,又要下棋。”在议论着赌什么东西,或是银子时,常时节道:“我不带得银子,只有扇子在此,索得二三钱银子起的,漫漫的赌了罢。”自来创道:“我是赢别人的绒绣汗巾在这里,也值许多,就着了吧。”一齐将赌物交与作中人的应伯爵。

对局的结果是常时节胜了,这时《词话》中写道:

常时节道:“看看区区叨胜了”。

自来创脸都红了,道:“难道这把扇子是送你的了?”常时节道:“也差不多”……伯爵就把扇子,并原梢汗巾,送与常时节,常时节把汗巾原袖了,将扇子拽开卖弄,品评诗画,众人都笑了一番。

后来众人提议妓女唱曲时,《词话》又写道:“常时节道:‘我胜那白阿弟的扇子,倒是板骨的,倒也好打板’金钊道:‘借来打一打板’,接去看看道:‘我倒少这把打板的扇子,不如作我赢的棋子,送与我哩’”。如此看来,作者张冠李戴,将这把原来就是常时节的扇子作为自来创的赌物,“输”给了常时节了。

(悠悠)